

王
船
山
遗
书

王

皇

山

皇

王

四書稗疏卷一

船山遺書二十一

衡陽王夫之譔

大學

大學

禮記鄭註大讀爲泰程子改讀如字按大小太少古通用如大宰一曰太宰小宰一曰少宰之類不以老稚巨細分也大學之對小學而得名雖程朱未之易也小學爲童子之學大學爲成人之學是小學爲少學而大學爲太學矣又天子之學曰太學對鄉國而言也而章句序云自天子之元子至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又爲天子之學審也旣對小學而名大又爲天子教胄之學奚爲不可讀

如泰乎章句云大人之學也不知所謂大人者何指如以爲明新之業異於洒掃應對進退之所教者名爲大人則亦天子之學及成人之所學而名大爾是亦太少之義如其與周易孟子所言者同義則彼以成德而言非可遽施之學者况孟子所云大人之上有聖有神亦明德新民止至善者之所願學而何但云大人邪讀如字者不能通乎太少之旨而讀如泰者自啻夫充實光輝之義正當從鄭音

壹是 章句云一切也以是訓切則以壹爲一矣乃一對兩而言也壹專壹也原不相通自唐人用壹貳字施之公

移以防欺竄未聞登諸藝文者其見於經傳者鄭伯貳于
楚肆予小子一日而三失伍大陸既作報之以瓊玖以纓
拾矢可也既各有義捌爲無齒杷見字書唯叁爲參之譌
柒不成字壹之非一貳之非二審矣壹是猶言專此對齊
治平而言也卽下文本末厚薄之旨若以爲一切之辭則
既云一切又云皆非贅詞乎中庸其爲物不貳貳間也不
間卽不息也若以不貳爲不二則卽上一言而盡之旨亦
爲複矣

菜竹 菜王芻竹篇蓄王芻本艸名鴨跖艸俗呼竹葉菜
篇蓄一名石竹一名夾竹桃花其以綠爲竹色者非竹色

四書釋義卷一
在蒼碧之間非綠也小註引河渠書漢武帝伐淇園之竹
證此綠竹爲竹自西周至漢殆將千年能保此水濱之弱
植於六國秦項之餘乎竹六十年而蔚故有千歲之木無
千歲之竹鄧今無林敖今無粟若邪之溪今無銅安得指
漢竹爲周竹哉

寔能容之 寔丞職切讀如植止也與實字音義俱異寔
能容之言止此能容之一德遂可以保子孫黎民勿須他
技鄭氏謂楚人混讀寔實非也寔能容之可云非虛假容
賢寔不能容可云非虛假媚嫉乎

豚 豕彘豚三者之異同傳註家略以爲易知而未之辨

後亦末繇辨之今人概呼爲豬然豬固有家豬野豬之別
左傳曰封豕長蛇野豬也豕三歲曰豮詩並驅從兩豮兮
亦野豬也孟子云狗彘食人食家豬也然禮牛羊豕爲牢
詩執豕于牢爾雅豕所寢曰槽則又皆以家豬爲豕而史
記上幸上林有彘突入則抑以野豬爲彘莫之辨也今按
家豬有兩種其長喙大耳高足厚皮食艸而羶者雖爲家
畜其類本自野豬來則與野豬同名爲豕一名爲彘若其
喙短耳小足庠皮薄馴擾而不羶者則名曰豚豕彘雖家
畜可至數百斤豚則能肥而不能大故許慎曰豚小豕也
南人養豚子或稍令長大北人則及小而飽飼之兩三月

而肥全體烝而食之陽貨饋孔子蒸豚是也今淮泗毫病
間所牧豬逐水艸而食病亦殆與野豬無別皆豕彘也世
或不知以豕子為豚不知豕豚殊類豕子方小在爾雅自
名為豬豚雖長大不名為豕故孟子雞豚狗彘既言豚又
言彘不嫌複也

中庸

罟獲陷阱 章句以罟為網獲為機檻陷阱為坑坎實則
四字各為一義罟獸網也獲揉竹木施機設繩於獸往來
之徑以罟其足陷阱也植木交加為之如牛豕圈置羊犬
其中誘虎狼入機發機閉以生致之阱則坑也

衽金革 章句云衽席也倪氏辯之以爲衣衽而史伯璿
非之伯璿誤矣按方言襍謂之衽郭璞注衣襟也或曰裳
際也張揖以爲裋又曰袖也並無席義藝文中有言衽席
者言坐則擁之於衽臥則在席使衽卽席則文不贅乎禮
稱上衽扱衽皆以襟言唯請衽何趾鄭氏以爲臥席按君
子臥不裸寢必有衣襟當裳際者近足故請衽所向斯爲
趾矣抑弟子職云問疋所蒞切何趾疋足也或言衽或言疋
皆以身下言之衽爲裳際明矣衽金革言以金革爲襟蓋
謂甲爾披堅則執銳執銳則致死戰士之服也若以金革
爲席而臥其上亦奚所用之哉或引句踐枕戈爲證愈爲

支離

正鵠

射的張布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

正方二尺正中者謂之槩槩方六寸天子諸侯之侯用皮
大夫以下用布鵠則皆皮也正者當鵠之中畫之也故鄭
氏射義注云畫曰正棲皮曰鵠棲皮者既張侯乃安置鵠
於侯中如鳥之棲於木也正與鵠非二物鵠中畫處斯謂
之正爾章句於畫曰正加一布字遂失其實不特天子諸
侯之侯純皮無布卽大夫以下之布侯鵠必以皮布之上
棲皮皮之中不更安布何得更云畫布也正或作鳴鳴鵠
皆小鳥而鳴尤微細以正鵠名棲皮者取其命中之難以

矜巧耳

三年之喪 三年之喪非卽父母之喪也父母之喪三年而三年之喪不盡於父母諸侯於天子大夫士於國君嫡孫承重爲祖父母繼立者爲先君父爲嫡長子天子爲后太甲宅憂居桐宮服仲壬之喪爲叔父也春秋傳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謂后與世子也故曰達乎天子然其飲食居處衣服之制則有差殺故僅曰達父母之喪哭踊倚廬苴麻飶鬻則天子與庶人無別故曰無貴賤一也章句未悉

祖廟宗廟

章句云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

官師一備紀廟制而不恤本文之言祖也祖有功宗有德始封者必爲祖則唯七廟五廟三廟者爲有祖廟二廟則則一王考一考而一廟唯有禰廟不得稱祖矣本文言祖固以該禰然言祖以該禰乃就天子下推之而不可竟謂二廟一廟爲祖廟也抑文因義起各有攸當下云宗廟之禮若以祖廟推之則專指有德之宗若殷三宗之類則武王周公之世文武二世室未立何得云宗此言宗者言合大宗小宗於廟中也在廷則雖同姓必以爵序在廟則以宗序宗者所以統同類別者也故曰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宗禮行於廟中在太廟則以大宗序同姓在羣廟則以

小宗序所出者之子孫也羣廟以小宗序所出者之子孫則袒免以外皆從乎賓矣此大宗小宗之別爲一義而不同於祖功宗德之說也章句云有事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是誤以宗爲祖宗之宗而抑混宗廟於祖廟無惑乎俗儒之泥太廟之文分春秋修其祖廟爲時享宗廟之禮爲祫祭於夢中說夢也

貨財殖焉 錢幣曰貨布帛曰財若小注謂珠璣瑇瑁之屬則寶也非貨財也貨財非水所產殖聚也言舟楫載運繇之而聚也陸道分歧而輦載四出水程合并則棲泊同歸故史記以富商大賈爲貨殖非謂水之能產貨財也

禮儀威儀

章句謂禮儀經禮威儀曲禮小註云經禮如

士冠禮諸侯冠禮天子冠禮之類曲禮如始加再加三加之類則積曲成經分經爲曲於文贅矣藉然經禮亦無三百也蓋禮儀者周官之典也威儀者五禮之儀也周官三百六十舉其槩而言之爲三百五禮以配五刑五刑之屬三千五禮之屬亦然所謂出乎禮入乎刑也謂之威儀者五禮以進退容止爲本漢人謂之爲容異於周官治教政刑之以事不以文也

道並行

天道有東西南北四行或曰地有四游天行則

地若游矣日有南北二陸往來於赤道月有九道出入乎

黃道皆所謂道也天道四行而四時成黃道九道分而日月相代其不相悖者如天左旋日月右轉而日月必隨天以左日遲月速而合朔必有恆月必受日之光而無相背久晦之事也

論語上篇

千乘之國 按周制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爲成加一里者加八里也出長轂一乘則是提封七十二井而一乘也如孟子言公侯之地方百里則提封萬井僅得戎車一百三十九乘

內不足
八井

而王制鄭

注云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以封諸侯大國地

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

其次男方百里方五百里之國其提封二十五萬井方四

百里之國提封一十六萬井是大國當出賦三千四百七

十二乘餘六井次國當出賦二千二百二十二乘餘十井皆不

啻千乘已也而千乘之賦計其提封當七萬二千井以開

方計之其為國大略地方二百六十八里稍弱視伯國而

小何云大國所以然者開方之法兼封域之地計里而為

疆而賦車之制以實耕之田計夫而出乘按周禮上地不

易之田百畝中地一易之田二百畝下地再易之田三百

畝則損下地益上地折中而言率一夫之田二百畝以為

常而山澤邱陵經塗城邑園林皆在開方計里之中則爲方五百里者以半準之爲夫田者方二百五十里以夫制賦大率在于乘內外耳是禮註言分封之制固詳於孟子而孟子言諸侯皆去其籍則其得之傳聞以殷末周初之制言之而非周公之典矣乃春秋之季增賦益兵如魯作邱甲則四而增一故叔向曰革車四千乘以周制準之則當有二十八萬八千井之提封爲地方五百里有餘而以前法準之則地方千里者之幅員未能如是之大也論語屢言大國止於千乘而孟子言萬乘非徒曠地之兼并抑賦兵之繁重也

子禽 古人名與字義必相連如賜則字贛商則字夏耕則字牛參則字輿皆是也陳亢字子禽者亢兔迹也逐兔者躡其迹則得禽矣禽如田無禽逐禽左之禽獸也非鳥也亢迹之亢音胡郎切讀如杭其音古郎切者喉也音苦浪切者高極也皆於子禽命字之義無取

北辰 集註云北辰北極天之樞也於義自明小註紛紜乃指爲天樞星誤矣辰者次舍之名辰非星星非辰也北極有所而無其迹可以儀測而不可以象觀與南極對立而爲天旋運之紐以渾儀言凡星之屬皆在第八重宿曜天而北極則在第九重宗動天若天樞之爲星乃北斗

杓星斗移而杓不動然亦隨斗左旋不能常居其所又紫微垣中有極星者以去極得名極無可見觀象者因此星以髣髴其處此星輪轉於極之四圍非能與極而皆不動極以其柱天而言樞以其爲運動之主而言辰則以其爲十二舍之中而言也

子奚不爲政 集註言定公初年孔子不仕又云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意謂定公爲逐其君兄者所立孔子耻爲之臣而託孝友之言以譏之審然則孝友爲借詞而父兄祇爲口實矣後世士大夫不合於時託言歸養乃不誠於君親之大者豈聖人而爲此哉夫子言孝友必

有所致其孝友者則此言之發必於母兄尚在時矣定公初年孔子年四十有餘而定公中載孔子出任以後周流列國更未聞有宅憂之事伯兄早卒故嫁子而孔子爲之主則母兄之喪皆當在昭公之末孝友之言亦豈不言及而心愴乎抑定公九年孔子爲魯司寇明年相公於夾谷豈九年以前爲不孝不友之定公九年以後爲孝友之定公平乎意此問答在昭公之世而孝友之論則集註所謂至理不外是者誠爲躡論勿容他爲之說也

以雍徹 集註云徹祭畢而收其俎也今按祭之有樂殷以之求神周以之侑神故必當祭而作有升歌有下舞皆

在尸卽席獻酢之際及尸謾奏肆夏則樂備而不復作若
徹則尸謾主人降祝先尸從遂出於廟門主人餽畢而後
有司徹徹者有司之事主人且不與矣尸與主人皆不在
神亦返合於漠而尙何樂之作哉抑繹雍詩之文義皆非
祭畢之辭蓋大禘之升歌則雖天子不於徹時奏之三家
雖僭奚爲於人神皆返之後更用樂乎然則徹者少牢饋
食禮所謂有司徹蓋大夫賓尸之祭名也天子諸侯則於
祭之明日繹而大夫則於祭日之晏徹徹以賓尸而用樂
者春秋壬午猶繹萬人去籥是繹而用樂也大夫少牢饋
食徹以賓尸則不用樂徹而用樂又歌雍焉斯其所以爲

僭正祭之日升歌清廟繹則歌雍其詩曰既右烈考亦右
文母既云者言其前日之已致虔也然則奚以別於絲衣
蓋絲衣者時享而繹之詩雍者禘而繹之詩熟繹詩文當
自知之

灌 集註誤立灌地降神之文而慶源輔氏盛爲之說徇
白虎通之失與開元禮酌酒之妄愚已詳辯之於詩稗疏
矣抑攷家禮註引張子曰奠酒奠安置也若言奠贄奠枕
是也則張子已知程子酒必灌於地之說之非矣乃楊氏
復又曰家禮初獻取盞祭之茅者代神祭也則說尤支離
夫家禮之舉盞灌於茅上其所取法則祖白虎通之說以

擬禘之灌鬯耳今云代神祭則禘之灌鬯亦代神祭乎雖
朱子嘗曰醑酒有兩說一用鬱鬯灌地以降神一以古者
飲食必祭神不能自祭故代之乃不知飲食而祭者于豆
間人之祭也不以茅何獨代神祭之用茅也用茅者沿杜
預以包茅緇酒誤爲醑酒因雜引以成乎非禮耳蓋降神
之說旣窮而又爲代祭之說以文之但因仍流俗而強爲
之飾耳不知灌非虛置之筵上乃置之尸前也旣獻之尸
則尸舉之尸祭之奚有別降之神而又何代爲之祭耶唯
不知裸爲酌鬯初獻之名而灌乃裸字之假借初非灌園
之灌諸妄展轉愈入於迷等祖考之靈於圃蔬畦稻唯以

張子之言爲破妄之斧博求之詩及周禮以爲論定而反求之爲人子孫者之心謂傾酒於糞壤以事先爲安否則諸說之謬不攻而逸矣

奧竈 五祀夏祭竈竈者火之主人之所以養也祀以雞其禮先席於門奧西東設主於竈經先席於門奧西東者迎神也門奧西東者門在東奧在西席設於門之西奧之東正當室之中而居戶外其非席於奧審矣祀門設主於門左樞祀戶設主於門內之西祀行爲韞壤於廟門之西設主於其上唯祀中霤設主於牖下牖在室西南其下卽奧也是則唯祭中霤則於奧餘祀皆不於奧而設席也與

其媚奧雷媚竈云者謂中雷爲土分王四季不能爲四時之主故集註謂無恆尊不如竈之主火而司養專四時之一爲在時而乘權也昧者誤讀設席於門奧西東之文遂謂四時之祭皆先席於奧亦習謬而不覺矣

公冶長 公冶者亦魯公族以字爲氏春秋傳季氏取卞使公冶以告長蓋其孫而以王父之字爲氏也野人語有云長以知鳥語取羊致陷縲紲而復以鳥語告齊師得釋不知其所自起沈佺期詩曰不如黃雀語能雪冶長猜妖妄之傳自唐已然矣公冶鳥語閔子蘆花說皆猥鄙且以鳥音而叶唐韻俗儒因論語有非其罪也及孝哉之歎附

會成誣亦可惡也公冶本複氏長其字也讀如掌而佺期以冶長連稱又以平聲呼長作萇疏謬如此無惑乎其樂道俗劣之談也

乘桴浮海 集註曰傷天下之無賢君於義自明惜未言欲行道於海外遂使俗儒以魯連蹈海管甯渡遼擬之一筏之汎豈犯鯨波陵巨洋者乎夫子居魯沂費之東卽海也其南則吳越也夫子此歎傷中國之無賢君欲自日照通安東贛榆適吳越耳俗傳夫子章甫鳴琴而見越王勾踐雖無其事然亦自浮海之言啟之程子春秋傳言桓公盟戎而書至以討賊望戎蓋居夷浮海之志明其以行道

望之海外故子路喜而爲好勇之過謂其急於行道而不憂其難行也

千室之邑 邑有公家之下邑有大夫之采邑下言百乘

之家則此邑爲公家之下邑矣室者商賈之廛居也因此以知朱子所云農民有二畝半之宅在邑者爲非制也

詳詩

稗疏使一夫而一室在邑則千室之邑爲一百二十五井之

氓六十四井而出一乘計其所出兵賦止二乘惡足與百乘之家並稱而必冉有之始能爲之宰乎蓋農民所征一成而出一乘之甲士步卒若車輦馬牛則商賈計廛而授賦故國語曰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里廛也是以魯用田

賦而春秋譏之車輦馬牛爲商賈所出故此言治賦而以
千室計之商賈之賦所征多寡輕重今雖亡考以此文推
之千室之賦當與百乘相上下或十室出車一乘馬四匹
牛十二頭蓋車可數十年不敝而馬牛更有孳息則商賈
之歲輸亦非過重也

山節藻梲

禮器稱管仲山節藻梲則不獨臧氏爲然春

秋之大夫僭者類然矣此言居蔡又言山節藻梲自爲兩
事非謂以此飾居蔡之室也龜掌之太卜藏之於府雖天
子亦不別立宮以處之臧孫雖僭不應創此且管仲之宮
亦豈以處龜乎然則山節藻梲者亦臧氏之宮耳集註言

刻山於節畫藻於椀鄭康成禮記註則以山藻皆爲畫文說既不同抑鄭氏言大夫達稜諸侯斲而礪之天子加密石焉無畫山藻之禮則豈管仲臧辰之荆爲邪使其荆爲則亦無所於僭而禮器何以譏其濫乎蓋山者斲之穹窿如山藻者水中潔艸卽密石磨礪治令瑩潔斯以爲無知妄作僭王侯之制與

左丘明 史記左丘失明爰有國語則明卽作春秋傳者而集註云古之聞人蓋謂左氏於夫子爲後輩故春秋傳記孔子卒後事夫子所稱道以自徵信必先進不宣下引當時弟子行之人乃曰左丘明恥之則藉爲古人其恥巧

四書釋義卷一
詐者非可筆之於書夫子亦何從知之如云賜也亦有惡乎以公非必從眾論何嫌取正左邱乎但史記言左邱失明則似瞽故而名明此亦不足信如孫臏則足而名臏未則之前豈無名耶

老彭 先儒謂老彭爲二人老老聃彭彭鏗乃彭鏗他不經見唯漢藝文志有彭祖御女術則一淫衰之方士耳集註據大戴禮商老彭仲傀之敎人謂爲殷之賢者攷仲傀卽仲虺萊朱也老彭在其前皆成湯時人而子曰我老彭親之之詞必覲面相授受者矣按老聃亦曰太史儋聃儋彭音蓋相近古人質樸命名或有音而無字後人傳聞隨

以字加之則老彭卽問禮之老子矣禮記稱吾聞諸老聃
聃蓋多識前言往行以立教者五千言中稱古不一而曰
執古之道御今之有則其好古而善述可見矣特其志意
有偏故莊列之徒得緣飾而爲異端當夫子之時固未汎
濫以親相質問而稱道之又何疑焉

司敗 集註云司敗司寇然敗之爲言伐也則主征伐蓋
司馬之職也乃陳爲虞後修天子之事守世用虞禮官仍
舜典舜命臯陶作士而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屬之九官
別無典兵者則虞制司馬司寇合爲一官而陳因之猶宋
之有司城一用殷禮而非周官耳

誄 集註云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辭然子路當夫子疾病之時而稱哀死之辭雖君子之前可無拘忌然亦太不倫矣且誄之言曰禱爾於上下神祇抑於哀死而述行何當周禮太祝作六辭以通上下六曰誄誄者告神祇之辭也鄭註亦以爲賜死者以命之詞審然則宜爲喪祝所典周禮所謂掌喪祭祝號是也固非太祝之所掌矣按說文此誄字當作謫或作讞許氏曰禱也累功德以求福而引論語謫曰以徵之其从言从耒者許氏曰諡也則鄭氏所謂賜死者以命之辭也是太祝所掌之誄與此誄曰皆當从謫而爲致禱之辭庶乎子路之稱之亦無嫌矣

三以天下讓 三讓者一辭世子二辭國三逃勾吳於義
自顯集註以三作去聲讀釋爲固遜殆以一讓爲禮讓再
爲固讓三爲終讓此古贄見燕饗登降之文而施之父子
兄弟之閒與宗社之大事不已謏乎按吳越春秋王季以
太王之命致位於泰伯三致而三讓則讓在季厯嗣服之
初其時雍岐勾吳相去二千餘里虛大位於告終之時走
使命於江淮之表積歲月而未有定有是理哉劉倣又以
王季文王武王爲三文王百齡中身嗣服武王末受命計
其時泰伯之薨已久安得與武王相推遜乎若謂文武皆
繇泰伯之讓而得嗣則有周三十餘世乃至赧王皆泰伯

四書和政卷一
之所讓矣但三哉至於或引漢文帝讓三讓再爲比則漢文亦禮讓之文耳羣臣一勸進而一卻之今太子嗣立亦三進箋而再不允泰伯之讓夫豈其然諸說旣皆不通故知三讓者一辭爲世子二辭位三逃之勾吳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 集註謂荆梁雍豫徐揚熊氏謂徐揚無攷然文王質成虞芮虞芮國在河中今平陽府境西伯戡黎黎今潞安府黎城縣皆冀州之域而孟津牧野固屬豫州至武王時猶爲殷有則文王已兼有冀土而豫州尙多屬紂則三分者約略言之非專言六州明矣九州之域青兗徐豫小雍梁荆揚大非可合三州爲一而三之也

子路使門人爲臣。集註云臣家臣按家臣之屬有家宰有邑宰有家司馬有家宗人有家士但云家臣不知何職且此諸臣皆非緣喪而設按周禮司馬太僕之屬有小臣二人掌士大夫之弔勞又喪大記云小臣復又云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又云浴小臣四人抗衾又云小臣爪足又云小臣爪手剪須皆與死者親故曰死於臣之手然唯諸侯之喪爲然天子則用夏采喪祝若大夫士之喪則抗衾爪揃皆用外御賓客哭弔以擯者掌之以本無小臣故也春秋之世大夫而僭侯禮於是乎本無小臣因喪事而立之故曰無臣而爲有臣子路沿俗私置故夫子深

斥之若家臣則夫子已爲大夫受田祿於鄆邑固得有之而何以云無臣哉

九夷 周衰典廢小國諸侯國介邊徼憚於盟會征伐之重賦不能備禮自降而從夷則人亦以夷目之而魯東海溼本有夷屬故尙書稱萊夷島夷萊夷今登萊地孔子卻萊人言裔不謀夏是己島夷卉服亦沿海之地溼不宜蠶恃苧爲衣者又左傳陳轅濤塗曰觀兵於東夷杜預解曰郟莒徐夷也又隱公元年紀人伐夷杜預曰夷國在城陽壯武縣又魯稱晉聽蠻夷之訴謂邾莒也凡此之屬皆謂之夷則九夷者東方九小國耳以其僻小儉鄙降從夷禮

故曰陋

唐棣 詩傳唐棣思賢也既刪之後詩尙未逸唯毛傳失傳耳既爲思賢之詩則子曰未之思也亦言其好賢之未誠夫何遠之有言思之誠而賢者自至耳義既大明則漢人以偏反爲反經合權之說不攻而破矣

寢衣 博雅曰寢衣衾也孔氏註云今之被也唯其爲被故可長一身有半足以摺疊覆足而無冗長之累如其爲衣而長過於身則臥起兩困矣猝有水火盜賊疾病之暴至其能無狼狽顛仆乎如云非常時所衣但爲齊設乃散齊亦有七日變起不測故曾子問有當祭而太廟火之禮

四書程疏卷一
古人制禮必可行慮如此其周而獨於一衣作此迂拙以
自困乎且此衣衣之而後寢乎寢而後衣之乎寢則必不
能衣之衣之則曳地傾踣何以就席邪若有此衣真怪服
矣是寢衣之爲衾必矣必有云者謂雖當暑必覆衾而淺
不露形體非但爲齊言也次序自當在短右袂之下

布 古之言布者兼絲麻枲葛而言之練絲爲帛未練爲
布蓋今之生絲絹也清商曲有云絲布澀難縫則晉宋間
猶有絲布之名唯孔叢子謂麻苧葛曰布當亦一隅之論
明衣之以布別者異於織縞靡麗之服耳

食饁而餲

集註云饁飯傷熱溼也餲味變也今按飯之

傷熱而溼氣未斂者俟之俄頃則熱者清溼者燥何不姑少待之而遽斥之不食耶且粒食之以飯名者非但稻麥稷之泔煮而攪蒸者也凡穀食之熟而無汁可啜者皆名爲食則今俗所謂麩資餅餌餽飪之類皆飯也食也皆非有熱溼之傷者也許慎說饑傷溼也或謂爲溼氣所薰腐耳集註增一熱字愈入於誤矣按孔氏註云饑餒臭味變也雖統言之而固有分疏饑者臭變餒者味變也皆以經宿熱鬱致將腐敗也臭變者餒腐味變者酸惡也饑从壹義與暄通黯兒餒从曷義與遏通逼遏鬱敗之兒卽字思義可知已若漬之過溼蒸之熱爛則所謂失飪不食者是

也

割不正 集註云切肉必方正不知割非切切非割方非
正正非方也古者大饗載俎食則自斲故曲禮曰濡肉齒
決乾肉不齒決非若後世既割之復切之令大小稱口所
容如陸續之母能必其方也則割切之別也方者對圓長
橢斜纖曲而言也正者正當其處也古之割肉既皆大饗
而各有分理骨有貴賤髀不登於俎君子不食囷腴在殺
則有上殺中殺下殺在登之俎則有肩有臂有臠有肫有
胙有正脊有橫脊有長脅有短脅有倫膚有殼折或左或
右肺則有離肺有剝肺心舌則去本末皆所謂割之正也

若其腠理之常隨手劃斷則非體之正是曰不正抑或賓如主俎則爲慢主如賓俎則爲汰燕如祭祭如燕祭燕如常食常食如燕祭皆不正也則皆以失禮而不食矣倘必如陸續之母所切四維端勻而後食則離肺之小而長脯之長只有二寸皆非君子之食矣脊脅之間必求其方將雜用體骨以就之是求方而適得不正也集註以漢後切肉之法爲三代割骨之制而未求之禮其失宜矣

不撤薑食 言撤則必旣設之而後撤之也言不撤則必他有所撤而此不撤也按士相見禮夜侍坐視夜膳葷請退可也註云葷辛菜薑亦辛菜也則此言燕居講說而卽

席以食者食已飯羹醢之屬皆撤而薑之在豆者獨留
倦則食之以卻眠也古之人類然君子亦以爲宜不待夜
倦欲食辛而更索之集註未悉

東首 集註謂受生氣自疾言之非自君視疾言之矣東
首首東嚮也按禮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天子主天下諸
侯不敢爲主也諸侯適其臣亦升自阼階諸侯主其國大
夫不敢爲主也疾不能興寢於南牖下之西而東首以延
君君升自阼立於戶東使首戴君存臣禮也與朝服拖紳
同義

三嗅而作 古無嗅字音許救切者从鼻从臭鼻吸氣也

施於雌雉之作固必不可按此三嗅當作臭音古闐切臭
从目从犬犬之瞻視頭伏而左右顧鳥之驚視也亦然故
郭璞謂張兩翅臭臭然謂左右屢顧而張翅欲飛也若謂
張翅爲臭則鳥之將飛一張翅而卽翀舉奚待三哉

論語下篇

長府 集註云藏貨財曰府信然則府頽敝而改爲之亦
奚不可而必仍其舊哉若謂別作一府以斂財多積則魯
於是時四分公室民食於家亦惡從得貨財而多積之如
後世瓊林左藏封樁之厚儲以供君用邪按太公爲九府
府者泉布金刀之統名也其曰長者改短而長改輕而重

也園曰泉

今謂之錢

方而長曰幣冠園泉於首下作刀形曰金

刀皆橢長而不園錢譜有漢鑄厭勝錢蕩心錢皆其遺制五銖興而始無不園者矣改作長府者改其形模視舊加長也加長則所值倍增用銅少而鑄作簡乃近代直十當五當兩之法一旦驟改則民間舊幣與銅同價而官驟收其利此三家所以亂舊典而富私門也故閔子以仍舊貫折之貫錢繫也或曰緡或曰貫皆以繫計多寡之稱府改價增則貫減而少仍舊者使以舊府取足貫也

有社稷焉

天子爲天下立社曰大社自立社曰王社諸

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立社曰侯社皆與稷同宮而別

壇大夫士食於君義無私報以有稼穡之事焉故祭法曰
大夫成羣立社曰置社月令所謂擇元日命民社也然大
夫言社而不言稷則有社而無稷矣稷之神爲厲山氏爲
周祖棄大夫卑不敢與爲禮也費之有社稷僭也古者有
分土無分民大夫且不得有民人而況社稷乎子路習於
僭而不知故夫子重斥之

浴乎沂 朱子謂韓愈李翱疑裸身出浴之非禮而不知
漢上巳祓除官民潔於東流之制故改浴爲沿不知改浴
爲沿者乃王充之定論非退之筆解之剏說也莫春非必
上巳之期潔身亦非有周之禮束皙引周公營雒之事以

徵上巳之禮其詩曰羽觴隨波此言流觴以飲未言浴也
浴者澹洧秉簡之淫風耳莫春之初正寒食風雨之候北
方冰凍初釋安能就水中而裸戲或謂沂有溫泉而褫衣
於未浴之先拭體於出浴之際風寒慘肌亦非人所可堪
也且溫泉必出山谷石礪之中其下有硫黃礬石水之平
流者不得有之朱子云地志以爲沂有溫泉者乃出自秦
山蓋縣之沂水東南逕齊莒之境南至下邳入泗者也水
經注言彼沂水至陽都縣南合溫水上承溫泉陂西南入
沂水則溫沂之合在今沂州境內去魯數百里而遙曾皙
何事跋涉以往浴乎此之沂水與彼沂水名同實異出魯

城東南尼邱山平地發泉繞魯城東門北對雩門門南隔水有雩壇酈道元云曾點所欲風舞處也稍西卽與泗水合於魯城西南兩沂水相去懸絕惡得以齊地溫水之沂爲魯舞雩側右之流乎此尤朱子之未悉也

徹 集註之言徹法在論語則曰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在孟子則以都鄙用助鄉遂用貢謂周之徹法如此集註之自相牴牾唯此最爲可訝意朱子必有成論而門人所記錄或因朱子前後立說之未定而各傳之以成乎差也以實求之則孟子集註之說較長而論語註合作均收之說則事理之所必無者也後世而欲知三代

之制既經秦火已無可考若周之徹法自詩稱徹田爲糧而外他不經見徹田爲糧者言賦稅之法非言民間之農政也作之與收無與於賦稅民自耕而自入原不待於君之區畫君而強爲之制祇以亂民之心目民亦未有能從者也以周禮考之遂人則曰以興耜利民杜子春讀耜爲助謂起人民令相佐助是明各治其田而時有早遲力有羸縮故令彼此易工以相佐助也遂師則曰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是亦各治其田唯有水旱之急則移易民力以相救也里宰則曰以歲時合耦於耜以治稼穡緣北方土燥水深耒耜重大必須兩人合耦而後可耕

本家不足則與鄰近相得者爲耦彼此互耕然耦止兩人不及八家而唯耕有耦播擾芸穫固不爾也故詩言侯疆侯以緣一夫自耕之不給故須疆以相佐如通八口以合作則乘時有人亦無資於疆以矣此耕不合作之明徵也抑遂人掌治野之事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藉令八家之夫共耕九百畝而田無適主則九百猶百畝八家猶一家遂與徑又何用曲分町畦乎且云十夫有溝則與一井九夫之制犬牙互入而集註云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則同溝者不但共井而移彼就此共井者不必同溝而又奚以爲之通耶此以周禮周頌參訂求實

知八家之自耕其夫田而無通力合作之事矣乃抑以事
理推之亦有必不然者人之有疆羸之不齊勤惰之不等
愿詐之不一天定之矣雖聖人在上亦惡能取而壹之乎
如使聖人能使其民人己心力之大同而無間則並此井
田疆界可以不設而任其交相養矣王者制法經久行遠
必下取姦頑疲懦不齊之數而使之自激於不容己以厚
生興行未有遽以君子長者之行望愚氓而冀後世子孫
皆比屋可封之俗也今使通力合作則惰者得以因人而
成事計畝均收則姦者得以欺冒而多取究不至於彼此
相推田卒污萊虞詐相仍鬪訟蠶起而不止立法之不臧

未有如此之甚者也且一夫之田雖曰百畝而一易再易迭相倍加百畝之田雖曰一夫而老幼婦子多寡不齊十六而爲餘夫未十六以前未嘗不可任穡事也今使一夫之家老幼食者八九人而可勝耕者一人而已又一夫之家食者四五人而可耕者二三人自合作者言之則必計畝出夫而人少者不足人眾者有餘自均收言之則但因畝以分而此有餘彼且不飽使耕盡人力而收必計口則彼爲此耕而此受彼養恐一父之子不能得此而況悠悠之鄰里乎孟子言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乃至下食五人則疆弱勤惰之不同而食者多佐耕者眾則所獲亦必

豐也令通八家而合爲一上農亦此耕下農亦此耕也何
所分五等之上下而上農亦此收下農亦此收也又何有
九八七六五人之異哉則合作均收事所必無理所必不
可亦不待辯而自明矣故鄭氏考工記註云以載師職及
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之田用夏之貢法以詩春秋論語
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蓋通貢助而謂之徹而
孟子欲以此行之一國耳則孟子集註之說確有所本而
論語注則朱子以意推測見爲盛世大同之風而喜其說
之矜異不能自廢門人之所以兩存而成乎鑿跡職此繇
也要之人各自治其田而自收之此自有粒食以來上通

千古下通萬年必不容以私意矯拂之者而徹者賦法也
非農政也亦不可混而無別也盡之矣

鼻盪舟 集註陸地行舟之說蓋自古相傳之譌也行舟

於水者非力能運之水本流動舟寓於上浮泛而無留勢
故一夫之力徑寸之楫可轉萬斛之艦因其便也陸地澀
滯物居其上則止推移之者必自外旁撼足趾撐地而後
得施其力今以一人立於方尺木板之上而以篙撐之
力盡篙折未有毫釐移動之理舟雖至輕視方尺之板猶
數百倍也鼻力卽百倍於人至無所施力之處亦將何以
措手足乎凡人之力皆生於足扛鼎曳牛必堅立而後得

勝足力愈猛則足之所履愈堅是將百募千募徒增舟勢之安耳按盪者搖盪以行也初未嘗有在陸曰盪在水則否之辨盪舟何知在陸春秋傳言蔡姬盪舟豈蔡姬亦有神力邪然則所謂盪舟者謂能乘舟以水戰也古有陸兵無水師黃帝阪泉后啟甘扈皆平地決戰也募助羿爲亂肆暴於東海之濱始作水戰以殘過戈困鄆灌盪舟之義甚爲明著陸地之云旣事理所必無其爲怪妄與羿射九日等注聖人之言者所必芟也

溝瀆之中 十夫有溝則溝者水之至小者也江淮河濟爲四瀆則瀆者水之至大者也連溝於瀆文義殊不相稱

且自經者必有所懸水中無可懸之物安容引吭既已就
水際求死胡弗自沈而猶須縊也按史記殺子糾於笙瀆
召忽自殺鄒誕生作莘瀆索隱曰莘笙音相近蓋居齊魯
之間瀆本音竇故左傳又謂之生竇然則溝瀆地名也云
之中者猶言之間也又春秋桓公十二年公及宋燕盟於
穀邱而左傳言盟於句瀆之邱句古侯切與溝通蓋莘瀆
笙瀆生竇句瀆一地四名轉讀相亂實穀邱耳杜預謂穀
邱宋地亦無所徵實在魯邊境齊人取子糾殺之於此而
召忽從死也

諒陰 書註諒音梁陰音鷓諒古作梁陰古作闔天子居

喪之廬也楣謂之梁廬謂之閭梁閭者一梁支脊而無楹
柱茅垂於地從旁出入今陶人窰廠軍中窩篷似之集註
謂未詳其義小註謂諒信也陰默也附會說命恭默思道
之說徒見穿鑿閭今文菴字爲浮屠室之名以其檐垂地
而無牖故謂之閭以其艸覆揜而不開戶宇故謂之菴其
實一耳

鄭聲 集註謂是鄭國之音據溱洧諸詩言之而謂鄭詩
淫者十九舉叔段忽突及憂亂刺學校之詩槩指之爲淫
而盡廢古序以徵此文之說按鄭之爲國在雍州之域今
漢中之南鄭也桓公謀遷於虢檜之墟而復蒙鄭號然則

風氣之淫者故鄭乎新鄭乎衛居沫土濱河沃衍有紂之遺風是故桑間濮上靡靡之音以作雝州水土重厚周京之故壤檜地狹而多憂有宗周之感既皆民無淫習桓武莊厲亟戰貪利共叔內訌五子交爭晉楚尋兵辛苦墊隘淫聲其暇作乎蓋雅正也鄭邪也醫書以病聲之不正者爲鄭聲么哇嘯喤而不可止者也其非以鄭國言之明矣先儒以今之琴操爲鄭聲其說是已琴不譜褻裳溱洧之辭豈亦如朱子詩傳之譏乎

匏瓜 集註謂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使然則艸木之屬誰能飲食者殆不成語或引俗言無口瓠以證之無

口瓠自宋人里巷猥語見李沆傳謂瓠未剝口不堪盛物
囟圖圓轉而已非謂瓠之本無口也瓠之與匏一物而異
名當其生嫩可食則謂之瓠及其畜之爲笙瓢杓壺之用
皮堅瓢腐而不可食矣則謂之匏繫者謂其畜而繫之於
蔓也不食者人不食之也故引以喻其徒老而不適於用
也文義自明勿容支離作解

五穀不分 集註謂猶言不辨菽麥按不辨菽麥以譏童

昏之尤者五穀之形狀各殊豈待勤四體以耕者而後辨
哉分者細別其種也均此一穀而種自不等宜遲宜早宜
燥宜溼宜肥宜瘠各有材性農人必詳審而謹記之不爾

則早遲同畝刈穫難施燥種入溼其稼不實溼種入燥小
早卽槁肥種入瘠結實無幾瘠種入肥葉豐穗萎故非老
農不能區別以因土宜也但云不辨菽麥正復爲丈人嗤
耳

區以別矣 集註云區類也馮氏則曰邱域也按齊民要
術有區種五穀法作爲區畛如今菜畦數畝之內各種雜
植長短豐羸相形易見此艸木者亦言穀蔬果蔬良材之
在田圃者非謂山林之雜木野卉也馮氏之說較爲得之
如以爲艸木之類各有大小高庳則類一定而不可易將
聖人必不須下學而小子終不可學聖乎觀其所譬而義

自見矣

子小子履

集註履湯名世本謂湯名天乙至為王改名

履白虎通則謂殷家質故直以生日名子湯生於夏世故本名履後乃更名乙為子孫法變名從質凡此皆牽強附會之說無足信者湯之先代有報丙報王之屬是當夏世而有甲乙之稱非變名從質矣紂名受或曰辛微子名啟竹書紀年太甲名至沃丁名絢商人自別有名又非因為王而改名履矣其以十幹紀名者猶秦之稱二世三世今人之有行耳商自立國以來君各有號有天下而不改天乙者號也履者名也非湯有兩名審矣

孟子上篇

萬乘之國

集註謂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當七

國時提封皆踰千里足知非謂天子且殷周之有天下未
有弑君之事弑君者齊晉秦楚耳魏冉封陶黃歇封吳土
地廣於三代之侯封千乘之家亦非天子公卿也於萬乘
言國則非天子明矣於千乘言家則非縣內諸侯亦明矣
若春秋所紀周召毛祭劉單皆得有國不言家也周末兼
并疆者數圻固不待言即在周制未亂之日魯號百里而
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傳稱泰山在魯封內則平陰泰安兗
州甯陽曲阜泗費沂州之地橫亙數百里非果儉於百里

莒子國如孟子言方五十里而有牟婁鄆鄆防茲牟夷邾
附庸也如孟子言不能五十里而有漆閭邱濫升陘訾婁
沂西瀛東其下邑如此其多則土田兵賦從可知已則諸
侯之封地不盡如孟子所云是千乘之國魯宋衛中山之
謂也萬乘之國則孟子嘗以稱齊燕而七雄皆是也諸侯
大國三軍軍二千五百人皆止三十六乘步卒甲士之數
三軍者百十有八乘耳天子六軍亦止萬五千人白虎通
所謂萬人必死無敵於天下而天子自讓於德加之五千
人者也亦二百三十六乘耳若干乘之軍則當七萬五千
人萬乘則七十五萬人古今用兵無如此之多者唯戰國

白起暴戴王翦之流始空國而興數十萬人之師以此推之七十二井而出一乘亦流傳失實之說不然則如唐之更番宿衛宋之廂軍禁軍賦以充伍者七十二井而一乘其實不止於此也又師行而糧食註云萬二千五百人爲師天子六師七萬五千人正合千乘而非有萬乘然軍則二千五百人師則萬二千五百人是一師而五軍天子當有三十軍古無此文不敢謂然也大要諸侯之封不止百里而田賦所出七十二井而一乘亦似不如是之輕兼并無制之後國土或大或小阡陌旣廢以還賦役或重或輕參差不一難以一槩而論萬乘千乘云者自其土田言之

地方七十二萬井而萬乘矣

填然鼓之 集註云填鼓聲也以填然狀鼓音殊爲不似

按詩稱振旅闐闐集傳亦以爲鼓聲愚已辨詳之詩疏乃此填然又與闐闐有別彼以振旅之盛言此以方戰之勢言按毛公詩傳填烝塵三字古通用填音眞眾也久也言兩陣相壓烝然眾立遲久而後鼓以進也

釁鐘 釁祭名血祭也凡落成之祭曰釁故廟成釁之以

羊餘夾室皆用雞鄭司農眾讀釁爲徽初非釁却之義周禮太祝隋釁鄭康成曰凡血祭曰釁血祭者刲牲神前而不薦熟耳若如集註謂塗其釁却則宮室非渾成無隙者

豈羊血之徧錮其戶牖乎且鐘有釁却必不成音自當改鑄以血塗之曾何所補釁字或作衅訓爲隙也乃借用非本義集註蓋未之攷也

𩇑 按特性饋食禮主婦俎𩇑折鄭注曰𩇑後足爾雅云𩇑盡也後足於體爲末故轉訓盡也說文無𩇑字應是悚字之譌𩇑者𩇑間悚悚然筋肉顫動猶今人言股栗也十三經傳寫失真非聖賢之筆授如此類者多矣

疾首蹙頞 集註云頞額也按額額也頞鼻莖也人卽甚有愁苦之容無能蹙其頞者唯鼻莖蹙蹙耳集註又云疾首頭痛也痛自因病不因憂愁或因愁致病則且伏枕呻

吟管籥不得而聽羽旄不得而覩矣疾首者蓬髮不理低垂喪氣若病者之容耳

芻蕘 集註芻艸也蕘薪也園中非樵牧之地君之薪艸甸人所具山虞所供且不取於園中而況民乎按芻王芻也蕘蕘菁也揚雄陸璣皆以爲爾園中有菜自其應然今上林苑嘉蔬署所掌菜畦其遺制已王芻今俗呼仵葉菜蕘菁菘菜俗呼挖搭菜芻野生往芻者采之蕘種藝而生往蕘者往種之皆所以便民之菜食也

明堂 明堂之說古今聚訟要出於公玉帶之流因緣呂不韋月令文以陰陽術數妄爲擬撰而班固白虎通蔡邕

明堂月令論增飾支離以致拓拔氏盈廷揣摩欲構一不
方不圓橫斜空窳之屋而形模乖錯乃令匠石無所施其
繩削其曰十二室者據月令言之也然四出皆三室則每
嚮九楹當有三十六柱而漢儒又以擬每方七宿之故謂
爲二十八柱於是有十二宮九室之說以明堂左个卽青
陽右个明堂右个卽總章左个元堂右个卽青陽左个元
堂左个卽總章右个一室兩嚮自非仲月居太廟則恆兩
月而共一室特開戶不同耳夫一室兩名旣爲苟且塗飾
之說而四旁八室幻爲十二室中央太室四嚮皆爲簷壁
所室天子何面以施斧依諸侯百官班列何室之階出入

何室之戶說之不經乃至於此且非朝非廟贅立一宮遠在國陽百官府署不屬於左右天子舍其朝廟日駕以往旋轉移居有如嬉戲先王未嘗如是之迂詭也況明堂之立在國之陽一而已矣泰山之下巡狩偶至無彌月之留而何亦有之且天子狩於五嶽各以其時岱宗春事則建青陽三室而已足餘九室何爲而建如使泰山之旁僅有三室則宜名青陽不名明堂矣夫堂之爲言非室也室之基也室雖九室堂一而已何爲四方而各異其名耶孟子曰王者之堂也則亦天子巡狩之行宮而已矣何嘗繁曲纖詭構此支離空洞不可居之室乎且巡狩方嶽而處明

堂爲卽明堂以居邪抑別有宮而蒞明堂以布政邪旣別有宮則明堂爲贅設如卽明堂以居則四開八達之室何以別嫌疑謹守衛蔽風雨哉禮明堂位序三公於中階之前侯於阼階之東伯於西階之西子於門東男於門西九夷東門外八蠻南門外六戎西門外五狄北門外九采應門外有應門內有三階將室室而有之乎則此九室者班列之眾位次之闊門階之備壹如路寢之制其延袤當何如而何僅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也且東西南北位各因天子所立而定矣使天子而居元堂豈不易北狄居南西戎居東乎卽如三公位中階之前北面東上使居青陽總

章則側嚮天子居[元]堂則與天子背立矣尤其說之不可通者也明堂位又云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門堂相次而論應門在明堂之前春秋記雉門及兩觀相連則明堂在應門象魏之內非應門之外遠處南郊別有明堂審矣明堂之前爲應門而明堂隨月異嚮其前皆爲應門則是有四應門而路寢又有應門何應門之多也抑應門者南門也東西北各有應門則亦不適爲應門矣考工記云匠人建國市朝一夫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五室九階四旁兩夾牕五室謂五間六楹也九階階九級也四旁兩夾牕謂四旁阿閣然唯有南北牖也殷人

重屋謂複簷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廟中以几筵爲尙故度以筵謂之明堂者周廟之堂基較夏之堂一尺殷之堂三尺而尤高高則明故曰明耳凡此皆言廟制在應門之內故繫之市朝一夫之下而下卽繼以廟門路門應門之制又曰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則明堂在王宮之內而卽太廟之堂審矣自室而言則曰太廟自堂而言則曰明堂其實一也蓋古之王者卽太廟爲布政之所故曰爵有德祿有功必於太廟言爵賞則刑政可知路門之內雖有內朝路寢而非班政教之處故周禮司士王入內

朝羣臣皆退若庫門之外有外朝則小司寇所掌以致萬
民而詢大故者愈非政教之所自頒是太廟卽出治之所
明矣觀禮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間袞冕負斧依卽明堂
位所謂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也又云諸侯前朝皆受舍
於朝鄭氏註云受舍於朝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也故觀
禮又云乃右肉袒於廟門之東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天
子布政布之於諸侯也而見諸侯必於太廟則以太廟者
卽天子之正衙載祖考之威靈而以孝治天下示無專私
非若後世之有前殿以受朝賀而頒大政也則明堂卽太
廟之堂故曰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天子居京師則涖太

廟戶牖之間以臨諸侯宣政教而太廟在應門之內路寢之左卽此以爲明堂之位巡狩方嶽則不能如王宮之備內無九嬪之居外無九卿之署而載主以行必於行宮寢室之左立廟以奉所載之主則廟視太廟而堂亦謂之明堂外立五門一如王宮之制則泰山明堂之所自設也惟周之太廟其堂曰明堂故魯之太廟擬周之制堂崇九尺而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雖爲僭禮而明堂之卽太廟益可徵矣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宗祀者祖有功宗有德百世不遷必時享也配上帝者上帝之祀與有天下相終始而文王永爲不祧之宗與相埒也祀文王

於明堂是明堂卽文王之廟與覲禮受次於文王之廟又相脗合矣使拘月令之說而爲四出九室十二宮欹零狹隘之屋則祀文王又當於何室豈唯仲夏祭於明堂之太廟而青陽總章元堂之有太廟又何謂邪一堂而四廟人可以無定居鬼可以無定饗與後世不察別建大饗殿祀蒼赤黃白黑五帝以祖配之則沿鄭元拾月令白虎通之緒餘而附會之於讖緯以啟淫祀也蔡邕不能據經以裁異說而又合太學辟廱以亂之不能證明堂之卽太廟而屈太廟以就明堂雖博引旁徵說鈴書肆而已誣說之起不韋倡之劉安承之公玉帶之屬淫之蔡邕成之折衷以

事理之安而參攷之三禮羣衮其尙息乎

褐寬博

集註云褐毛布蓋誤以褐爲毳也說詳詩稗疏

中後篇云許子衣褐使其爲織毛之褐許子安能常以爲
衣不畏暑月之暍死乎且布有精麤褐亦有精麤褐之精
者價倍紈綺安得言褐而卽爲貧賤之服且褐出北方南
土所無自非富貴人鮮有衣褐者許行生長南楚服用樸
儉舍其土宜之布而求褐於北賈愈爲不憚煩矣精者曰
布麤者曰褐皆臬爲之寬博云者謂貧賤之夫內無裘纊
之襯外披麤布邊幅不收卽當闊大也

蹶者

集註云蹶顛躓也顛躓者固非心之過抑非氣之

過不得云是氣也且顛躓則形氣交爲之動而不但動其
心矣按許慎說文蹶跳躍也故漢有材官蹶張言能跳躍
上車也踐地安而始舉足曰步流水步曰趨跳走曰蹶蹶
蓋趨之甚者方蹶則心爲之揚厲方趨則心爲之悚敏故
曰反動其心趙註云氣閉不能自持故志氣顛倒殊爲無
謂集註因之過矣

而勿正 集註云正預期也預期者躁於必得卽助長也
按士昏禮必有正焉若衣若笄鄭註云必有正焉者以託
戒之使不忘故又曰視諸衿鬢然則正者徵也的也指物
以爲徵準使必然也故射侯鵠中有正必欲矢之至乎是

而不可移易也集義者徒義以日新其德而不倚物以爲定據故曰勿正有事則有守勿正則不執勿忘則有恆勿助長則不迫上以事言下以時言自相互以起義也

夫里之布

周禮載師宅不毛者有里布無職事者出夫

家之征但言有里布則亦視一里之中各家所當出之布而不以無絲枲捐之耳非遂重困之令出二十五家之布如鄭元所云也設使故爲苛征以示罰雖有其令必不能行徒以箠楚追求致罷民之死曾謂先王而有此已甚之政乎征夫家者謂征一夫之力役也夫口也家戶也夫家猶今言戶口也周禮遂人以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以起

征役是已民無職事則應不與夫家之力役而必視有常業者以征之亦可以警游惰矣若如鄭元所云百畝之稅則當以九一輸十一畝有奇之粟每百畝準中農六人之食以中歲準之人月食三鬴歲食三十六鬴總六人爲二百一十六鬴而九分之當輸二十四鬴爲一百五十三斗六升罷民何所得此粟以償重罰耶且孟子言雖周亦助則有公田而無稅粟又何從立一稅額以征之乎又布之爲義鄭眾以爲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則與後世鈔法相似既不經他見鄭元以爲泉然考之周制則亦無農民出泉也錢之理而稅賦必視其地力所產人功所爲

則桑麻之稅輸絲枲所織之布耳故宅毛者稅其布而不
毛者亦不蠲之鄭元周禮註謂口率出泉要以漢之橫征
論周制也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

集註云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按

古之城制都城不過百雉三丈爲雉百雉者周圍三百丈
耳三百六十步爲一里步凡六尺則一里該二百一十六
丈三里凡六百四十八丈七里凡一千五百一十二丈是
三里之城爲二百一十六雉七里之郭爲五百四雉侯國
之城參大都而此郭幾倍之何得謂之爲小且此以地利
言之而曰環而攻之而不勝則亦以城大不易攻爲言不

當設言極小之城矣抑孟子之言里皆以開方言之若湯
七十里文王百里之類是也使其為方三里則周圍十二
里為方七里則周圍二十八里秦漢以後侈大其城以至
於今逾益展拓然如此者非都城省會亦不數數也小云
乎哉

兼金百鎰

集註二十兩為鎰

雖萬鎰註

趙註則曰二十四兩

則百鎰二千四百兩也按五金之屬統名為金唯黃金貴
倍涯量況云兼金價倍於常者薛蕞爾國安所得好金千
二百兩以饋游客哉兼者雜也雜青金赤金白金可以鑄
泉布器用者也青金鉛也赤金銅也白金錫也春秋傳鄭

伯朝於楚楚子賜之金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鐘則古者蓋以銅錫鉛爲貨賄相饋遺矣故孟子於薛曰故爲兵饋之言以鑄劍戟也

葬於魯 集註云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蓋沿趙註之臆說也使孟子以喪母歸則父沒爲母三年倚廬堊室三年不從政豈孟子無三年之愛而葬畢卒哭卽舍以之齊踰禮薄恩亦至是哉充虞曰前日近詞也大夫三月而葬則反齊在數月之內去終天之憾無幾時而從容談論於逆旅殆無人之心矣孟子曰化者謂死爲化達情而爲簡略之詞不從生而稱母又不從沒而稱妣乃斥言之曰

化者又曰無使土親膚膚爲誰之膚而言之不惻何其忍也趙氏獨據儉其親之文因臆度爲母喪而集註以魯平公踰前喪之說與木美相涉遂信趙說而孝子於親雖極天下之奉不忍曰悛而父母之前雖聖人在天子之位不敢自稱君子何弗之察也蓋言親者非必己之親也苟有子則固夫人之親矣按此孟子喪妻子幼未任家政爲之治葬耳子在故曰親也君子云者以君子之道處其子也唯妻之喪故始死不奔待葬而往木者槨材也葬畢而反齊以終其仕齊之事不以私廢公也謂之曰化者猶延陵季子之言骨肉歸於土也曰悛者君子於其妻子心安道

盡而亦可以慰矣而充虞已美之疑亦勿嫌於傷仁孝之心矣攷之本文無不冰釋此之不審則不但誣聖賢仁孝之德而歸葬恩恩旋卽適齊就客卿之位適以啟李賢張居正楊嗣昌之口實爲名教之大害可勿辨乎

成覲 覲一作駮齊之勇士以力事齊景公其言吾何畏彼者以角力言耳孟子借引以喻人之自彊集註云彼謂聖賢未審

且志 孟子之言且志者二集註云志記也意以志爲書名而且者轉語之助辭乃喪祭從先祖卽上稱宗國先君之旨枉尺而直尋亦一見則大王小霸之意且者較前說

而更進一義之辭今未嘗別出一意皆不得言且抑滕人
陳代兩不相謀向稱志而必以且冠之若出一口者然蓋
且志者古書名雜編古今雅俗其稱之成說以彙記之謂
之且志者言不擇而姑且志之輯錄之以聽人引證也後
世著述有可談資暇錄備攷雞肋之類皆此義也故其言
義味短淺通於流俗滕人陳代皆苟且合俗之士故以之
爲談助

五十而貢七十而助百畝而徹 集註以謂三代授田之
制乃求其多寡漸加之故而不可得論者謂夏當洪水之
後田多未墾故授田寡似矣然殷之於周又何以贏縮益

盡而亦可以慰矣而充虞已美之疑亦勿嫌於傷仁孝之心矣攷之本文無不冰釋此之不審則不但誣聖賢仁孝之德而歸葬恩恩旋即適齊就客卿之位適以啟李賢張居正楊嗣昌之口實爲名教之大害可勿辨乎

成覲 覲一作颺齊之勇士以力事齊景公其言吾何畏彼者以角力言耳孟子借引以喻人之自彊集註云彼謂聖賢未審

且志 孟子之言且志者二集註云志記也意以志爲書名而且者轉語之助辭乃喪祭從先祖卽上稱宗國先君之旨枉尺而直尋亦一見則大王小霸之意且者較前說

而更進一義之辭今未嘗別出一意皆不得言且抑滕人
陳代兩不相謀向稱志而必以且冠之若出一口者然蓋
且志者古書名雜編古今雅俗共稱之成說以彙記之謂
之且志者言不擇而姑且志之輯錄之以聽人引證也後
世著述有可談資暇錄備攷雞肋之類皆此義也故其言
義味短淺通於流俗滕人陳代皆苟且合俗之士故以之
爲談助

五十而貢七十而助百畝而徹 集註以謂三代授田之
制乃求其多寡漸加之故而不可得論者謂夏當洪水之
後田多未墾故授田寡似矣然殷之於周又何以羸縮益

差邪豈武王革商之頃域中之田遽墾其十之三乎洪水
之後污萊千載一旦而皆成沃土無是理也周禮稱上地
不易夫百畝中地一易夫二百畝下地再易夫三百畝不
知夏之下地兼田萊而百五十畝抑二百五十畝而五十
畝萊耶孟子言百畝之糞以中農爲率食六人耳使夏果
授田五十畝則止食三人仰事俯育其何賴乎授田之說
曰三十授田六十歸田承平旣久生齒日繁卽謂死生盈
縮固有恆數抑必參差不齊嚮令一井之中八家各生四
子則歸者百畝而授者四百畝抑或鄰近井里皆無絕亡
乃十井之中三十年之後丁夫將盈數百豈奪鄰井之地

遞相推移以及於遠而農不得服先疇溝洫場圃廬舍桑
麻皆無固志必且漸化爲磽瘠矣如擇遠地絕產而隨授
之則父子兄弟離散東西尤非善政且子男之國提封無
幾使歸田者少授田者多其能取鄰國之田以授之哉老
不逮六十而田未歸少已逾三十而應授田鄰井他鄉卒
無可授則當如今選法冗滯立候選候缺之例其將使此
丁夫袖手枵腹以候鄰叟之老死與抑豈多取良田置之
不耕以候後來之授哉以理推之歸田授田千古所必無
之事其言一夫五十畝者蓋五十畝而一夫也一夫七十
畝者蓋七十畝而一夫也一夫百畝者蓋百畝而一夫也

此言取民之制而非言授民之制也自楊炎兩稅以後古制盡湮易啟羣惑大要古者以田從戶唐宋以降以戶從田流至今日遂有隨糧帶丁之事一切以田爲準而戶口皆爲虛設若古者之制特致詳於戶口周禮所謂夫家夫者口家者戶也雖以時登降而有易戶無增田故王制載天子諸侯之提封皆有定畝無損益也夏后氏一夫則取其五十畝之稅殷人取其七十畝之稅周人取其百畝之稅或助而不貢則公田有常所因夫家而頒其助耕之力征耳且使人益眾則別授以田假令有新增夫家盈於八口抑更增公田百畝抑不增耶人日眾田日授公田日增

不特封域有限而公家亦當倍於往日之取正孟子所謂
暴君污吏慢其經界者矣以此知三代之取民夏最輕殷
周漸重以質文漸降國用益繁非夏民之受田少而殷周
之民受田多也且民之有田自夏后氏始乎抑自農軒以
降固有之矣既爲民所固有則多寡不齊皆已守其故壤
夏后氏其將奪力可耕數百畝者之田以分給之罷惰者
乎是王莽之亂政也且民之不耕者鮮矣無田者少而溢
於五十畝者多將取有田百畝者奪其半而使荒哉尤不
仁之甚者也唯其爲民所固有之田故稱其力之所可耕
與壤之所有餘一夫而徵其五十畝之貢額設於任土作

貢之日而後勿問其在彼與在此制一定而民可遵行之
數百年則所謂不易一易再易者亦猶今之上則中則下
則耳或畝五分或畝七分或畝十分稅所謂實皆什一者
貢法以中歲折實起科助徹則公田無減至於上下中地
之既定不復問其易與不易特存其易不易之名而已唯
其爲實徵之數故孟子承上取民有制而言初不云授民
有制言授者授之以一夫之名授之以一夫之賦也一夫
承一夫之田卽承一夫之賦雖人漸眾戶口漸分卽有析
產而一因其舊立之夫家以爲常額彼此登降聽民自便
要使無棄土亦無罷民不待屑屑然一予一奪上勞下瀆

開欺僞之門也周禮大司徒則曰以土均之法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令地貢斂財賦小司徒則曰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以任地事而令貢賦鄉師則曰以時稽其夫家眾寡辨可任者與其施舍者載師則曰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遂人則曰以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自司徒以至於州黨族閭鄙鄩里旅皆止於稽夫家以制貢賦無有一官掌歸田授田之政者豈此極繁極大之事聽之胥史而官不與聞乎蓋先王日飭其取民之制而猶恐滋姦僞啟污暴必不能取九州之民與田若廚嫗之計米而炊以致簡牘山積陳乞

紛填候者爭者倚未經年而不得施其耕耨其亦明矣始則度田以立夫家之額既則限夫家以立貢助之準畛域溝洫各有經界一如魚鱗丈冊而特畫地爲形埒不似今之徒任故紙可資姦欺飛脫耳一夫卽今之一戶也一井卽今之一甲也一里卽今之一團也散合鱗次夫家皆有定限而征賦從之假令有方五十里之國爲田二千五百井爲夫二萬雖有乘除不出此數絕者補之易者移之上但無額外之征而已足養民矣若天之生人也無涯而地之成壤也有涯必欲齊一均平天地且不能得雖聖人其將如之何哉或曰生殺消長天亦自有恆數然或待之數

十百年通之四海戰爭饑饉疾疫之屢作而後大槩相去
不遠但令一歲之中一國而羨出十夫無田可授則此十
夫之八口已爲道瑾況有甚於此哉夫家者糧戶之籍名
也餘夫者今之未成丁也戶口定而田糧隨之今苗徭峒
田猶存此制一戶派糧若干責之戶口而不任土地蓋遠
古之事裔夷猶有存者異於唐宋之數改易起好古不通
者之惑也後世任土地而略夫家然先王之制猶有僅存
於湮沒之餘者蓋古今此理必不可廢宋諸大儒見後代
之苟簡遂謂先王之必大異於此而以其談理談數四破
八分之說通之於事幻立一瓜分縷析商鹽較米之王政

乃欲買田頃畝私行之於一隅遂謂可施之四海行之萬年若張子之所爲者非愚之所敢知也

饗飧 古者天子四飯諸侯三飯食必以樂侑之饗飧者庶人之食庶人食力無算而必以晨饋爲節許行之說蓋欲去三飯之禮等晨饋之食耳若炊爨之役庶人亦妻代其勞未聞其且耕而且炊也集註未安

蠅蚋姑嘬之 蚋本作蝮方言謂秦晉之間謂之蝮楚謂之蠅註云小如蠶而亂飛或謂之醫蝮蓋蟻之有翼者爾雅謂之蠶集註以爲蚊屬未審類蚊而小者蠅蠓也兩止則聚飛不集於腐穢不啗肌肉宋祁謂蝮小蟲日中羣飛

集人肌膚而噉其血亦非也日中羣飛者既不噉人且此未葬之髑骼何從得血而噉之乎姑且也或以爲螻蛄亦非螻蛄食土故俗謂之土狗不食腐肉姑云者言蠅蚋之集且飛且下而噉之如嘗試然也

牲殺 畜牧曰牲漁獵曰殺特牲饋食用羊若豕少牢饋食則兼用之所謂牲也魚皆用鮓腊大夫用麋士用兔皆漁獵所獲所謂殺也漁獵所獲謂之殺者有上殺有中殺有下殺上殺以供祭祀重在殺也有田祿則有家司馬徵起采地之徒眾以聽漁獵無田則不能故曰不備

亳葛 亳有南亳北亳西亳之別湯所居之亳西亳偃師

也故椒舉謂湯有景亳之命景亳者西亳有景山在緱氏

西南而詩言景員維河者是已皇覽云偃師有湯亭湯冢

杜預謂考城之薄縣

今歸德

有湯冢者誤湯之所居既在偃

師則葛與之鄰亦必非甯陵之葛可知已春秋葛人來朝

杜預曰葛國在梁國甯陵縣東北或以其與北亳考城相

近因疑湯居北亳不知夏末之葛以放而不祀爲湯所滅

地入於商何得至東周尙存以春秋之葛爲夏之葛宜其

謬已按亳之爲言大也猶言京也周謂之京商謂之亳皆

天子之都也有三亳者猶周有豐有雒漢有長安有雒陽

皆稱京也湯未爲天子而所居已稱亳者猶公劉之稱京

師也古者諸侯之都皆自立美名及有天下因以名其畿
內耳商有天下乃建南北二亳以配西亳夏命未移唯偃
師稱亳而已無所謂南北亳也葛伯之國大槩在河雒之
間春秋爲周鄭之地桓王與鄭戰于繻葛疑卽葛國之故
墟

今茲 呂覽曰今茲美禾來茲美麥古者謂收穫之時爲
茲今茲猶言今秋也當斂穫之際租稅方入會計一年之
國用而曰未能非但訓茲爲此也

洚水 洚本音戶工切與洪同音許慎曰水不遵道也洪
水者洪河謂黃河也當禹之時河水驟漲險阻淤塞其上

流則滯於龍門橫決晉地已而畜極妄行隨處壘出不循
故道河本東行逆流而北邢魏曹濮之間匯爲澤國故曰
汜濫於中國中國者冀兗也大名廣平沙磧平行尤爲澤
水之所瀦故禹貢云東過碓汭至于大伾北過泲水至於
大陸泲水本爲不遵道之水名而以名大伾大陸間之水
者以此爲泲水之所尤聚也孟子釋書言泲水者洪水也
九州之水河爲最大謂之洪流故申明泲水之所自實河
水之洪流也禹治水凡二一治泲水專於河一滌九州川
澮以行水利節旱澇則江淮汝漢皆治焉傳註往往混合
愚於尙書稗疏言之詳矣釋孟子泲水洪水之旨尤爲顯

徵集註言洛洞無涯之水則言洛水已足又何勞孟子之
釋哉

孟子下篇

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 集註云爲高下者必因
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蓋以爲築臺浚池之事然未聞有
築臺於山脊者唯俯因洿下則所謂下臨無地其高易見
耳況川澤旣爲水所瀦而復鑿一坎以爲深淵將欲何爲
且川澤之中何以施鑿鉏王安石誤聽李垂用濬川鈚疏
河取笑千古若欲池澗之深必就灘磧高處壅築陂堰則
因高不因下也按此二語見禮器上云爲朝夕必放於日

月豈爲朝夕者亦人開之使曉閉之使昏乎爲者猶言有事謂祀事也故下云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所謂邱陵者園丘也川澤者方澤也因高祭天因下祭地必於其類而求冀遇其精意故以比爲政而因先王之道因其類而後可通其理也

涕出而女於吳 集註謂吳蠻夷之國景公羞與爲昏非也吳周之伯父春秋以其僭王夷之耳當時諸侯不以夷賤之也魯且越禮爲結昏齊獨恥乎按越絕書稱闔閭脅齊女以爲質後其女悲思是以有望齊之門卒以憂死葬虞山之上謂之齊女冢然則景公生視其女充西施鄭旦

之列如之何弗涕

滄浪之水

按禹貢漢水東爲滄浪之水書註及酈道元

皆云今均州武當山下漢流本清方水漲時則沿漢溪澗
自山而溢推盪泥沙下入于漢因而濁耳滄浪楚水其歌
楚人之歌孔子南遊楚涉漢而聞之屈原漁父亦楚人也
故其歌同

北海

東海

北海海在其北東海海在其東猶書之言

南河北河也伯夷讓國未嘗遠離父母之邦孤竹在今永
平府撫甯縣地濱於海則伯夷之逃亦如季札之退耕於
野耳古者公子去國則仕於鄰國不廢君臣之義伯夷遂

不復仕則爲紂播惡於下國天下無邦故也已而就養西伯乃終於首陽太公亦四嶽之後世祿之家傳記稱其貶縉於莒亦以天下無道不仕莒州東濱於海亦就養而西之岐周若釣渭之說以孟子言之知其妄矣二老高潔名著天下文王自應遠迎

辟草萊任土地 周禮一易之田萊百畝再易之田萊二百畝雖曰一易再易而民力有餘可以糞治成熟則亦聽之而不入井賦辟草萊者坐萊田使墾辟而一易再易皆如其畝以起征也任者責也集註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則三代之政亦必如此而奚罪哉蓋古者任夫而不任田

夏后氏一夫稅五十畝殷稅七十畝周稅百畝田雖逾額而但視夫家之常以定賦役任土地者一以責之田畝有田則有稅而力役車乘壹皆以田爲科配無尺寸之漏壤而不守夫家之故版爲登降於是土無不征而農民重困不知人者王者之民也土者天地之土也私天地之土爲己有逆天擅地失君人之道於道悖矣自戰國大壞古制故秦漢以來無萊田之名而不復知有任夫家不任土地之道垂及楊炎併庸調於租而合爲兩稅後世雖有戶口之名而實重征地畝浸以至於隨糧帶丁之說起而民視先疇如荼毒競趨末業無己則游惰猶愈於力耕流亡接

踵盜賊因之其爲先王之罪人固不容貸矣

負夏 趙氏註及檀弓鄭註俱謂負夏衛地按舜虞幕之

裔後雖降處而仍居故封故謂之虞舜舜生長於蒲州平
陸之境未嘗一至山東濮濟之地雷澤者雷首山下之澤
谷也河濱者蒲州沿河之境也流傳以厯城爲厯山定陶
爲雷澤皆非也厯城定陶去岐周將三千里而孟子何言
千有餘里乎諸馮負夏與安邑之鳴條並言則其皆在平
陽審矣負夏蓋河東之夏陽春秋謂之下陽累代爲虞國
地後入於晉去衛千里足知言衛地者之妄河東謂之東
夷河西謂之西夷自蒲坂抵岐周適千有餘里孟子去古

四言釋義卷一
三
未遠攷證自實後世傳說附會之謬如卒於鳴條既有明文而云野死於九疑以致列之祀典何博而知要者之世乏其人也

畢郢 郢音以整切者楚都也未聞岐豐之間別有郢邑按此郢當作程竹書稱紂三十一年己巳歲西伯治兵于畢三十三年辛未歲密人降于周師遂遷于程畢在豐東程在豐西言畢程者舉兩界而言之也武王既有天下以畢封畢公高以程封程伯休父之祖皆爲縣內諸侯畢程去岐不遠故統云西夷以此推之諸馮負夏鳴條同在河東審矣

王者之迹熄 迹轍迹也王者時巡方嶽太史陳詩以觀
風平王東遷巡狩典廢車轍馬迹絕於天下列國風詩不
貢於太史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若衛朔鄭忽秦康陳
靈之事編爲歌謠天子不得而采之夫子錄之於傳誦之
餘謂之詩亡可矣集註云黍離降而詩亡於義未盡

五世 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歲孟子至梁梁惠王之三
十五年也時爲齊宣王之七年明年梁惠王卒子襄王立
周顯王四十一年癸巳歲宋王偃之元年四十五年丁酉
齊宣王卒慎覬王三年癸卯宋自立爲王赧王元年丁未
魯平公之元年是歲齊伐燕殺子之三年己酉燕始畔齊

立昭王計孟子周旋魏齊宋魯二十五年間與史爲合但
自顯王乙酉上溯孔子卒壬戌歲爲一百四十三年據家
語孔子年十九娶於宋之开官氏一歲而生伯魚是伯魚
生於昭公之十年己巳歲史稱伯魚年五十當卒於哀公
十二年戊午子思於時應己年逾弱冠子思年六十一其
卒當於周定考二王時去孟子己百年然則程子稱筆中
庸於書以授孟子者誤也伯魚生子思子思生子上白子
上生子家求子家生子京箕孔子至子家爲五世伯魚至
子京爲五世子京生子高穿子高與平原君同時周赧王
五十年丙申平原君始相趙去孟子諫齊伐燕時五十年

則孟子正與子家子京同時適值五世之際故曰五世而
斬憂其墜也或以三十年爲一世計孔孟相去之年自孟
子歸而著書時去孔子作春秋正百七十年也

羿 古之稱羿者不一莊子列子山海經屢言羿者皆非

有窮后羿也窮羿篡夏身爲天子勢不復與弟子角技其
死也自以寒浞之奸更相爭奪而不緣射且以亂臣賊子
假手凶徒而膺天誅孟子顧曰是亦羿有罪焉何其舍大
慙而擿微愆邪謂逢蒙爲羿之家眾亦臆詞也羿上古之
善射者後世因其名以爲氏故堯時有羿夏復有羿窮羿
戮而射師始不以羿名矣

子思居於衛 子思仕衛當在悼敬昭三公之時或出公

反國之後世傳仕衛嗣君則誤已嗣君元年當周顯王四

十五年去伯魚卒已百五十九年子思年六十二計其卒

已百有餘歲矣司馬公作通鑑起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

歲去伯魚卒已八十年而記子思答衛苟變二卯事於後

亦未論也孔叢子載苟變事稱衛君未嘗自言嗣君其巡

狩篇稱子思游齊陳莊伯與登泰山陳莊伯者田莊子白

也白相齊宣公當周考王衛敬公昭公之世較爲得實但

孟子言有齊寇而悼敬昭三公無見伐於齊之事獨般師
之變齊伐衛在魯哀公十七年癸亥歲計子思尙非疆仕

之期或後有齊師不繫大故史逸之耳又孟子稱子思爲魯繆公臣繆公顯之元年皇甫謐以爲壬申徐廣以爲甲戌蓋威烈王十九年去伯魚卒已七十六載不能無疑而孔叢子載繆公卒縣子制服子思不可繆公卒以甲辰去伯魚卒已百有六年尤不足信豈繆公穆公爲兩君史失其一或悼公之一謚繆公耶大抵孔叢出於燔書之後掇拾舊聞多出附會而史家採錄雜說往往自相矛盾如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當生於定公二年癸巳至威烈王時已逾百歲而史家年表於威烈王十九年甲戌歲載子夏授經魏文侯在諦考異同如司馬溫公者誤猶如此其他

又不足論已

崇山 趙氏謂崇山在今澧州慈利縣慈利在舜封五嶽之內荆州之壤不得爲投四裔且有庳之去慈利尙千餘里封弟於遠放驩兜顧於近乎宋之問詩崇山瘴癘不堪聞又云北望衡陽愈知其非慈利矣崇山在唐驩州境內牂牁江亦曰驩水自曲靖注田州入南甯府州曰驩州水曰驩水皆以驩兜得名則驩兜所放之崇山在交廣之間泗城之南審矣大荒南經有驩頭之國驩頭卽驩兜也之問謫驩州而詠崇山攷據斯不誣耳

百姓如喪

平聲

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

禮庶人爲國君

服三月鄭氏曰天子畿內之民服天子亦然周禮且然唐
虞質樸之制愈可知已但言畿內則五服之民不服天子
矣王者公天下而私其故封之國天下者代易以爲之大
君而國其所世守雖失天下不亡其國故畿內之民親於
五服而恩禮有加焉禮必度其可行而與情相稱九州編
毗於天子疎遠闊絕而爲天子服喪情旣不稱而勢亦不
可行矣百姓者百官也黃帝始制姓氏皆天子賜之有爵
者或以官邑或以字諡庶人賤無字諡無官邑不得有姓
百姓如喪考妣諸侯卿大夫服斬衰也三年連下爲句三
年之間四海之內冠昏祭雖通而不作樂下及乎侯國之

大夫士皆然士無故不撤琴瑟於斯撤矣侯國唯君服斬
衰大夫士則否但撤樂耳故下云帥天下諸侯爲堯三年
喪明侯國臣民之不與也

箕山 箕山有三一在山西遼州和順縣一在平陽府一
在河南府登封縣平陽之箕山去禹都爲近益當食采其
下則其避啟亦應於此南河之南偃師也陽城雒陽也堯
舜禹所都不同舜禹益各有封邑避者去而歸其國也集
註云皆嵩山下深谷中是二聖同卽嵩山習爲退避之常
所二室且爲受終之捷徑矣避天子位自盛德事固應從
容以禮爲進退何至逃之無人之境如避兵避讐之藏形

滅跡也哉逃而之谷而不得則當逃而之竇逃而之井如
狐獾之竄蛇蝎之匿人將熏掘而得之此莊周迂怪之談
非君子之言也

外丙仲壬 趙氏以二年四年爲在位之年蓋殷道立弟
次及嫡長子則太丁薨而外丙仲壬踵立以傳太甲其制
然也程子破其說以年爲歲湯壽百齡豈九十有八而生
子乎竹書紀年記外丙名勝仲壬名庸湯以甲戌崩明年
乙亥外丙立丙子崩明年丁丑仲壬立四年庚辰崩明年
辛巳太甲立竹書編年甲子鱗次不亂實三代遺文之可
徵者邵子皇極經世不紀二君年世皆折入於湯之末歲

而序次唐虞夏商之年參差不齊至周宣王而後與經史合蓋誤以堯元年爲甲辰而不知甲辰爲厯之厯元而堯元年實丙子也繇此相差一百四十九年而序次多舛矣若夫太甲宅憂桐宮者爲之後者爲之子太甲嗣仲壬則爲仲壬居喪如嗣子也湯墓在桐仲壬之墓亦在桐古者墓兆以昭穆祔葬無各爲陵邑之制也

司城貞子 微服而過宋過者不留之辭則未嘗信宿而無所主矣集註以貞子爲宋大夫據司城宋官耳乃司城司馬位並六卿貞子能亢桓魋以衛夫子自可迎來送往何須夫子之微服哉如其不然非魋之黨則孱弱蕙畏之

人抑不足以爲賢矣孔子不得於魯衛在定哀之際宋之六卿未聞有貞子以賢著自辰佗彊大心之奔皇向二族分執宋政皆魑黨也無可爲聖人主者且夫子旣過宋矣安得於宋復有主人宋與陳皆三恪之後建官略同宋有司城陳亦有之陳有司敗亦有司城陳地適當宋之南境一免宋阨卽入陳地他日履陳廷而來司敗之問其留陳明矣貞子之爲陳臣亡疑也乃陳自復封以後唯有惠公吳懷公柳閔公越以迄於亡無有所謂陳侯周者周非陳侯之名乃周之則受之周其稱臣者所謂公養之仕也夫子遭阨至陳而窮暫爲陳侯公養之臣其不妄進亦見矣

君十卿祿 集註引徐氏言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卿田

三千二百畝大夫田八百畝上士田四百畝中士田二百

畝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此據下士上推而泥爲之

算也且如大國地方百里則提封萬井矣每井公田百畝

是通計公田得百萬畝也君田僅三萬二千畝三卿田僅

九千六百畝九大夫僅七千二百畝二十七上士僅萬八

百畝二十七中士僅五千四百畝二十七下士僅二千七

百畝合計之僅田六萬七千七百畝通府史胥徒計之約

田八萬畝足矣不知自外九十二萬畝將何庸也卽云戎

祀職貢邦交之用不取給於君祿之中君祿者僅以供君

之服御膳羞也然國用取之祿田之外卿大夫之家用乃一取之祿中僅有圭田五十畝之入以供祭祀則養廉已薄而冠昏喪祀賓客皆何所給士大夫且有衣不蔽體食不充腹之憂抑下士僅得百畝者不能躬親牧養桑麻場圃之事豈絲枲芻豢之永絕卽求爲采荼薪樗之農人而不可得矣孟子言其詳不可得聞固闕疑以待通識者之論定而徐氏拘拘焉爲確算而額限之不已迂乎按荀卿禮論云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三世大夫之祀也賦車五乘則爲田三百二十井井公田百畝是大夫之祿田三萬二千畝也上推卿下推士皆可知己夫子爲魯司寇下大

夫也且有九百之粟以與家宰使僅得祿田八百畝亦惡從得此哉讀孟子者當原其意以通之於事理不可固爲之說也

百畝之糞 集註云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爲上農其說本之趙註蓋以糞爲矢穢也歷攷古人文字無有呼矢爲糞者糞之爲言除也故春秋傳曰糞除宗廟禮云爲長者糞此言百畝之糞繫之耕者之所獲之後則是從獲而計之而非追論其既往力耕之事且加田以矢溺唯江南稻田有之中土麥稷所無朱子生長新安宦游杭閩所知者其土農事而已龍子曰凶年糞其田而不足豈凶年之

矢穢亦不足乎糞者除也謂除種穀饁食歆零餘剩而計其整數也凡食若干人整數也古今使字用義固不相若呼矢爲糞者以矢穢必除去之借用孟子以除算爲糞猶今人言淨數掃數亦借用執今人之方言以訓古文鮮有不滯者矣

費惠公 歷攷春秋以來無所謂費國者集註云費邑之君邑安得有君而稱公且旣曰小國之君明費爲國而非邑矣費本季氏邑若疑季孫之後或僭稱公而哀公以後三家日弱故孔子曰三桓之子孫微矣則不得割魯以自立爲小國可知子思所歷事之國爲魯衛或疑費字乃魯

衛之譌而魯有惠公在春秋前衛有惠公朔也子孫不得復謚爲惠按費地近邾豈季氏衰微費爲邾奪邾遷于費因號爲費猶魏之稱梁乎邾至戰國又改稱鄒國名屢易固不可得而攷也

殺越人 集註云殺人而顛越之人旣被殺則自踣於地奚待人顛越之乎但言殺人其罪已極可勿論其越與不越也按越者踰也行也越人越疆而行之商旅也殺越人于貨律所謂攔路劫殺者是已附近之人雖挾重貨盜猶不敢肆其惡唯越境孤客殺之者易以滅口是以凶人敢試其鋒刃而人尤爲之飲恨也

牯亡 牯亡之牯從牛從告牛馬牢也費誓曰今惟淫舍
牯牛馬其從木之牯則訓手杻也集註訓牯爲械以牯爲
牯之失也牢牛馬者禁其動逸如人之遏其仁義之心不
使流動自非桎牯之謂

趙孟 集註云趙孟晉卿也當孟子時趙已篡晉且稱王
矣不當復以字稱且趙氏唯趙武稱趙孟武柄晉政亦未
嘗以貴人賤人之權勢自居此言趙孟云者亦汎然之辭
猶今俗言趙甲錢乙張三李四耳不必求人以實之

狼疾 集註謂狼善顧疾走則不能使果有養指失背之
人可謂其急遽而不能顧乎狼性暴戾有如狂者狼疾狂

病也猶言牛癩鼠噎以獸名疾

曹交 趙註云曹交曹君之弟集註因之按曹於魯哀公八年爲宋所滅至戰國時名其故都爲陶秦東略地取之以封魏冉不知趙氏所云曹君者果何氏之君邪按邾小邾皆曹姓則交或二邾之後又或曹旣滅而其子孫以國爲氏流寄他邦而交其後裔要非有介弟之尊也

膠鬲 膠鬲爲殷之老臣觀孟子言輔相之與微箕竝列可知已記稱武王甲子遇雨恐紂以膠鬲視師之言不實而殺賢臣則鬲之歸周與商容同在滅殷之後矣或謂文王遣鬲爲間於殷說尤詭誣膠鬲之舉當在紂父帝乙之

世未嘗一日立於文王之廷集註謂文王舉之誤已

血之流杵 集註云杵舂杵也雖云書不足信然言事亦必有其理而後成文師行糧食戰則齎糗糒守則輸米以炊未有挾杵曰以行者如云居民廬舍中之舂杵則甲子之師陳於牧野非擣壘陷城何至入民廬舍而殺人按杵本櫛字之譌謂盾也凡爲盾之木材必輕而製必薄故有可漂流之理雖爲已甚之辭然亦後世尉繚白起之兵所或有也

衿衣 衿元衣也王者袞服上衣元象天下裳黃象地集

註云畫衣衿衣雖畫而衿不訓畫且公侯之衣亦畫而不

得名爲衿衣非元衣故也衾服十二章衣八章裳四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章則畫宗彝藻二章則繡不皆畫也殺人父兄爲人父兄胥人也殺人父殺人兄者亦殺人耳當其殺之豈擇人之有子弟者而殺之邪抑豈擇人之無子弟者殺之而可免於報耶又豈置其人弗殺而但殺其父兄邪若均是人而名之曰人之親則孟子之言亦迂謬矣蓋殺人父兄云者因其子弟而殺之故以父兄稱此謂當時立參夷之法以子弟之罪累父兄而殺之也始置參夷之刑者及以參夷之法論獄者其人皆卒得參夷之禍故孟子有感而言集註未悉

丘民 小山謂之邱積物如山亦謂之邱易渙有邱大也
眾也積之眾則大矣四井爲邱亦取積多之義楚人謂長
媿爲邱媿亦言大也邱民者眾民也所謂天下之民歸心
也若偶然獲譽於隴首之農夫而爲豪傑之士所不與亦
何足以爲天子

椳題數尺 集註云椳桷也題頭也顧數尺之義未詳蓋

屋庳淺則雷短屋高深則雷長雷長則簷宇暗而瓦易下
迤於是於椳桷之外別加椳題覆於椳上使檐際昂起則
宇際軒敞如鳥翼之張矣然不施椳題者雷水順下旣加
椳題而有數尺之昂起則雷水且逆上而溢漏於是於瓦

下棖上施薄板而以泥傅之上爲笏瓦使雷水雖稍逆猶下流而不中溢旣加薄板施泥塗載厚重之瓦則一切構櫨楹棟皆必以鉅厚之材承之舉一棖題數尺而屋之壯麗宏邃皆可推已以堂屋下基言之則數仞之堂必有十仞之室以土宇言之則有數尺之棖題必有數十圍之梁棟不言宮室之壯盛而自在其中矣

四
一
齊
齊

後學吳讓之書首

同治四年湘鄉曾
氏棊于金陵節署

四書攷異

許慎所引古文九經字義不同者

船山遺書二十二

衡陽王夫之譏

棗竹猗猗

棗从艸本訓王芻也詳詩稗疏

赫兮愬兮

愬況晚切寬嫺心腹兒

瑚璉也

璉从木本木器也

文質份份

音義同彬

四書列異
諄予之足

諄尺氏切別也多之字諄予之手當同

諄曰

諄力軌切說詳疏中

色艷如也

艷蒲沒切變色兒

趨如也

趨音翼趨兒

結衣卷

結音褻衣今文作裘

芘紳

芘音義同挖

不使勝倉既

既居未切小倉也

公伯竇譎子路於季孫

竇从宀譎乃告譎字愬本易愬愬終吉之愬

有何夷而過孔氏之門者

何胡可切从人从可人可負也借爲誰何字从艸之荷
菡萏也夷苦怪切艸器

深則砵

四書列異
二
砮音厲履石渡水也

友諛佞

諛部田切巧言也秦誓惟截截善諛言

以杖何葭

葭徒弔切盛艸器

擾而不輟

擾从木音義同輟

曾西欸狀曰

欸才六切欸狀怒狀也

隸天之未陰雨

隸音義同迨陰亦當作霽山北曰陰

成颺

颺苦閑切

蘇狀誑誑

誑余制切多言也與洩別

爲不若是念

念呼介切忽也與忽別

窳三苗於三危

窳麤最切塞也謂禁錮之

諛諛而來

四書考異
三
諛灸怨切舒徐也

放勳乃殂落

殂昨胡切歿也

駭不畏歿

駭睂隕切昏冒也

澆淅而行

澆其兩切浚乾漬米

顏之推曰客有難主人曰今之經典子皆謂非說文所言子皆云是舛許慎勝孔子邪主人應之曰今之經典皆孔子手迹邪客曰今之說文皆許慎手迹乎

荅曰許慎簡以六文貫以部分使不得誤誤則覺之
孔子有其義而不論其文也先儒尙得臨文从意何
況書寫流傳邪必如左傳止戈爲武反正爲乏皿蟲
爲蠱亥有二首六身之類後人自不得輒改也之推
此說誠爲通論自解敝隸體古文已隱固不得舍叔
重以爲準矣其未經說文引據者今文率同俗書謹
以許慎李陽冰徐鉉所定字正之於後

鳶飛戾天

鳶當作鳶詳詩攷異

居易以俟命

居當作尻居蹲居也今人別立踞字俟當作俟或作鞞
俟大也詩儻儻俟俟

矧可斲思

矧从弓从矢作矧古無矧字

昭穆

昭當作召市招切取義於昭明之昭而形聲固別朱子
謂因司馬昭諱作韶音非也許慎無緣預爲晉諱

昆弟也

昆當作罍昆同也又爲昆夷之昆

必有妖孽

妖當作禡妖好女也孽當作蠶孽庾子也艸木之怪爲
禡故从艸禽蟲之變爲蠶故从虫

載華嶽而不重

華當作萼音胡化切華唯呼瓜虎花二切

庶幾夙夜

夙當作夙解敝作夙字从夙無義

而民威於鈇鉞

鈇當作戊鈇與鉞通

小大胄之

胄字本如此省弓不成字

子貢

貢當作贛賜也名賜故字贛樂記越絕書俱正作贛貢
獻也音同義別

譬如北辰

辰當作鬮辰大辰心宿也

不踰矩

矩當作巨或作榘攷工記作萬古無矩字

邊而省其私

省當作齒中自念也私當作厶背厶爲公私禾也

人焉廋哉

庾當作慶王曰叟亦當作交叟不成字

嗚呼

嗚當作烏或作於从口不成字

吾不復夢見周公

夢當作寢夢莫紅切夢夢不明

與之釜

釜當作黼从父从金旣不成義亦難下筆省父从八益不成字

與之庾

庾當作魁庾倉之無屋者也

郁郁乎文哉

郁當作馱古無郁字从卩从口俱所不安

誨人不倦

倦當作彡从人从卷無謂

飲水

飲當作飲古無飲字

弋不射宿

弋當作雉弋檠也詩注別作杙又阜色也慎夫人衣弋

綈

如有所立卓爾

卓當作稹卓高也稹立兒

巽與之言

巽當作𨾏易𨾏卦从此巽具也撰選饌饌字所从俗書作巽益謬

與衣狐貉者立

貉當作貉獸名貉莫白切北方夷名俗以貉爲貉解敝貉旁作百爲蠻貉皆謬

與與如也

與當作與趣步與與也

沽酒市脯

沽當作酤 沽水名在漁陽今直沽河沽之哉亦當借用
酤字賣也

迅雷風熨

熨當作颯 熨火盛也

不可徒行也

徒从土从辵 隸當作辻 解𨔵古文作徒

斗筭之人

筭當作箝 古無筭字

謂之躁

躁當作𨔵 古無躁字

孔子辭以疾

辭命之辭从箇辭受之辭从受古者見必有贄不見則卻其贄辭而不見自當作辭若蔡伯喈以齋曰隱受辛爲好辭之辭則抑誤也

溪耕易耨

耨當作耨或作耨古無耨字

數罟不入洿池

池當作沱古無池字

俯足以畜妻子

俯當作頰古無俯字从俯無取

率鬲水許

許當作汧古無許字

民目爲將拯己

拯當作拊或作澄从丞不成字

天下之商

商當作商从商齒从貝與商周商量之商別

雖有鎡基

基當作錡錡鑿柄也基堂址也

民之憔悴

憔悴當作顛悴當作顛左傳一作蕉萃

飡粥之食

粥當作鬻音糜俗去鬻讀作祝誤

負耒耜

耜當作耜不从未

許子必種粟

種植字本从童種稔字本从重後人兩易之

漚濟潔

潔當作濕濕本音沓水出東郡武陽入海別無潔字其燥溼之溼本當作溼是猶惡溼而居下作濕者相承之譌以潔爲濕以濕爲溼其迷謬久矣

域民不以封疆之界

域當作或借為或者之或耳从或从土乃古國字

使契為司徒

契當作契契唯與既切一音券也無音私列切者

或相什百

百當作佰與什同意十百數也什佰十倍百倍

糟倉實者

糟當作蠶俗省

誅紂伐奄

奄當作郟奄大也又奄宦

其麗不億

億當作意加人作億安也从意之億不成字

濟人於溱洧

溱當作澮溱臨武水名

彌子

彌當作踰从弓不成字

抱關擊柝

柝當作櫟从斤不成字

芻豢

芻當作芻芻刈草也又王芻

君子不亮

亮當作翫亮不成字

狐狸

狸當作狸不从犬

菽粟

菽當作菜子蕭切辛果也今俗作椒

凡屢見者但舉其一餘皆可通他如德不从彳朕不从
火應膺从疒深不从采鬪當从鬥之類流俗傳寫成熟
不能徧臆

合外內之道也

今監本四書大全作內外按外內內外

隨文先後皆可古本相承作外內不當改易俗解謂合外於內則纖迂矣

萬章曰鄉原一鄉皆偪原人焉章趙氏本萬章作萬子想亦臨文偶異屋廬樂正公都既得偪子章亦可偪但趙注謂其不解聖人之道故偪萬子美之以責之斯迂謬矣狀遽改章字亦非闕疑之道當仍萬子白可不用趙

說

四書攷異終